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西湖二集 第十九卷 俠女散財殉節

送暖偷寒起禍胎，壞家端的是奴才。請看當日紅娘事，卻把鶯鶯哄得來。

這首詩是說壞法丫鬟之作。人家婦女不守閨門，多是丫鬟哄誘而成。這是人家最要防閑的了。又有粗使梅香亦為可笑，曾有詩道：

兩腳塵糟拖破鞋，羅乖像甚細娘家？
手中托飯沿街吃，背上馱拿著處挨。
間壁借鹽常討碟，對門兜火不帶柴。
除灰換糞常拖拽，扯住油瓶撮撮篩。

這首詩是嘲人家塵糟丫鬟之作，乃是常熟顧成章俚語，都用吳音湊合而成，句句形容酷笑。看官，你道人家這些丫鬟使女，不過是抹桌掃地、燒火添湯、疊被鋪牀，就是精緻的，在妝台旁服事梳頭洗面、弄粉調朱、貼翠拈花、打點繡牀針線、燒香薰被、剪燭薰煤、收拾衣服、掛起簾鉤，免不得像《牡丹亭記》道：「雞眼睛用嘴兒挑，馬子兒隨鼻兒倒」，這不十分湊趣的事，也時常要做一做。還有無廉恥丫鬟，像《琵琶記》上惜春姐道：「難守繡房中清冷無人，別尋一個佳偶。要去燒火凳上、壁角落裡偷閒養漢，做那不長進之事，或是私期逃走。」曾有劉禹錫《謫失婢》詩為證：

把鏡朝猶在，添香夜不歸。
鴛鴦拂瓦去，鸚鵡透籠飛。
不逐張公子，即隨劉武威。
新知正相樂，從此脫青衣。

話說宋時有個陸伯麟，其側室生下一子，那側室原是丫鬟出身。因是正妻無子，陸伯麟歡喜非常，做三朝彌月，好生熱鬧。他一個相好的朋友陸象翁戲做一首啟以賀道：

犯簾前禁，尋灶下盟。玉雖種於藍田，珠將還於合浦。移夜半鶯鶯之步，幾度驚惶；得天

上麒麟之兒，這回喝采。既可續詩書禮樂之脈，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。

看官，你道這首啟，豈不做得甚妙！臨了這句「深嗅得油鹽醬醋之香」，卻出於蘇東坡先生《詠婢》謔詞，有「揭起裙兒，一陣油鹽醬醋香」之句。蘇東坡之巧於嘲笑如此。在正要說一回俠女散財殉節的故事，千古所無，所以先把丫鬟這些好笑的說起。從來道三縵梳頭，兩截穿衣，大家婦人女子，尚且無遠大之識，何況這些粗使梅香，他曉得什麼道理、什麼節俠？從古來讀書通文理之人尚且不多幾個，你只看《西廂記》，那紅娘不過硬調文袋，牽枝帶葉說得幾句，怎如得漢時鄭康成家的女婢。那鄭康成風流冠世，家中女婢都教他讀書識字。一日，鄭康成怒一個丫鬟，把他曳去跪在泥中，又有一個丫鬟走來見了，就把《詩經》一句取笑道：「胡為乎泥中？」這個跪的丫鬟也回他《詩經》一句道：「薄言往訴。逢彼之怒。」這兩個丫鬟將《詩經》一問一答，這也是個風流妙事了，卻不比得晉中書令王珣之婢謝芳姿。那謝芳姿是王珣嫂嫂身邊丫鬟，王珣偷了這謝芳姿，與他情好甚篤。嫂嫂得知此事，將這謝芳姿日日鞭撻，打得謝芳姿痛苦難當，罰他蓬頭垢面，不容他修飾。這謝芳姿雖不修飾，那天生的玉容花貌並不改變，且素性長於詩歌，出口便成。王珣見這謝芳姿吃苦，甚是心酸。一日手中持著白團扇一把，就要謝芳姿作白團扇歌，謝芳姿隨口作歌以贈道：

團扇復團扇，許持自障面。
憔悴無復理，羞與郎相見！

你看這謝芳姿出口成章，寫出胸中之意，可不是千秋絕少的女子、天上瑞氣所鍾，生將出來，怎敢與粗使梅香一般看待？須要另眼相看，方不負上天生彼之意。所以元朝關漢卿才子曾續《北西廂》四出，他當時曾見人家一個出色聰明女子，做了從嫁女婢，關漢卿再三歎息道：「這樣一個聰明女子，做了從嫁女婢，就如一個才子，屈做了人家小廝一般，豈不是有天沒日頭之事？」意甚不捨，戲作一小令道：

鬢鴉臉霞，屈殺了將陪嫁，規模全似大人家，不在紅娘下。巧笑迎人，文談回話，真如解語花。若咱得他，倒了蒲桃架。

就這關漢卿的詞兒看將起來，也不過是詩文標緻而已，不足為奇。還有一種出色女子，具大眼孔，與英雄豪傑一樣，尤為難得。

日唐朝柳仲賢，官為僕射之職，一生豪爽，出鎮西川，嘗怒一個丫鬟，遂鬻於大校蓋巨源宅。這蓋巨源生性極其慳吝，一日臨街見賣絹之人，自己呼到面前，親自一匹匹打將開來，手自揣量厚薄，酬酢多少價錢。柳家丫鬟於窗縫中看見，心中甚有鄙賤之意，遂假作中風光景，失聲僕地。蓋巨源因見此婢中風，遂命送還這丫鬟。既到外舍，旁人問道：「你在柳府並無中風之病，今日如何忽有此疾？」這丫鬟徐徐答道：「我並無中風之病，我曾伏事柳家郎君，寬洪大度，一生豪爽，怎生今日可去伏事這賣絹牙郎？我心慚愧，所以假作中風，非真中風也。」柳仲賢知此婢有英雄之識，遂納為側室，生子亦有英雄之慨。看官，你道此婢不勝如謝芳姿數倍乎？

若強中更有強中手，與妃子盡節而死，更是千秋罕見、萬載難逢之事，名為田六出。這田六出是王進賢的侍兒，那王進賢是晉愍太子之妃。胡王石勒攻破洛陽，擄了王進賢，渡孟津河，要姦淫王進賢。那王進賢大罵道：「我皇太子婦、司徒公女，汝羌胡小子敢犯我乎？」言畢投河而死。田六出見妃主已死，便道：「大既有之，小亦宜然。妃主為國而死，我為妃主而死，兩不相負。」言畢亦投河而死。這田六出數言，說得鐵錚錚一般，可不是個晉室的忠臣麼！

古來還有一人，更為巧妙，是周大夫之婢。那周大夫仕於周朝，久不回家，他妻子生性極淫，遂與鄰人通姦。周大夫一日回來，妻子恐怕事發，與姦夫暗暗計較端正，酒中放了毒藥，要藥死丈夫，教這丫鬟進酒。這丫鬟暗暗的道：「若進這毒藥酒，便殺了主父，若是對主父說明，便殺了主母。主父、主母都是一樣。」眉頭一縱，計上心來，故意失足跌了一交，將這藥酒潑翻在地。周大夫大怒，將這丫鬟笞了數十。妻子見這丫鬟潑翻了酒，其計不成，恐怕漏泄消息，遂因他事要活活笞死，以絕其口，這丫鬟寧可受死，再不肯說出。可憐幾次打得死而復生，畢竟不肯說出，以全主母之情。後來周大夫的兄弟細細得知情由，將一緣二故對周大夫說了，周大夫遂出了這淫婦。見這丫鬟全忠全孝，要納他為妾，那丫鬟立意不肯，便要自刎而亡。周大夫遂以厚幣嫁與他人為妻。噫！

巾幗有男子，衣冠多婦人。
賢哉大夫婢，一說一回春。

列位看官，你道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丫鬟之中，尚有全忠全孝、頂天立地之人，何況鬚眉男子，可不自立，為古來丫鬟所笑？話說元朝年間，那時胡人入主中國之後，蒙古種類盡數散處中國，到處都有元人，又因在中國已久，盡染中國之習。那時杭州有偉兀氏，也是蒙古人，住於城東，其妻忽術娘子。忽術娘子身邊有個義女，名為朵那女。朵那女到了十三歲，忽術娘子見朵那女有些氣性，不比尋常這些醜醜不長進的丫鬟，忽術娘子遂另眼相看。丈夫偉兀郎君有個小廝叫做剝伶兒。這剝伶兒年十六歲，生得如美婦一般。偉兀郎君見剝伶兒生得標緻，遂為龍陽之寵，與他在書房裡同眠睡起。曾有《瑞鷓鴣》詞兒為證：

分桃斷袖絕嫌猜，翠被紅輝興不乖。洛浦乍賜新燕爾，巫山雲雨左風懷。手攜襄野便媾合，背抱齊宮婉孌懷。玉樹庭前千載曲，隔江唱罷月籠階。

不說這偉兀郎君寵這剝伶兒，且說這朵那女漸漸長至一十六歲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容貌非凡。這剝伶兒見朵那女生得標緻，遂起姦淫之心，幾番將言語勾引朵那女。朵那女使著刮霜一副臉皮，再也不睬。剝伶兒在灶邊撞著了，要強姦朵那女。朵那女大怒，劈頭劈臉打將過去道：「你這該死的賊囚，瞎了眼，俺可是與你一類之人？瓜皮搭柳樹，你做了春夢，錯走了道兒。」千賊囚，萬賊囚，直罵到忽術娘子面前。

那忽術娘子正惱這剝伶兒奪了寵愛，又因他放肆無禮，叫到面前，將剝伶兒重重打了一百棍。那剝伶兒忿忿在心，要報一箭之仇，日日在偉兀郎君面前搬嘴弄舌，說是說非，指望偉兀郎君毒打這朵那女一頓，以報前日之仇。

「兀郎君只因拐了剝伶兒，忽術娘子每每吃醋，今因剝伶兒有了此事，一發不好尋事頭傷著朵那女。見朵那女果然生得標緻，反有幾分看上之心。又見朵那女生性貞烈，不肯與剝伶兒做不長進之事，曉得不是廚房中雜伴瓜和菜之人，倒有心喜歡著朵那女的意思，思量夜間偷偷摸摸，做那前邊的詞兒道「移半夜驚鷺之步，幾度驚惶」之事。一日與忽術娘子同睡，聽得忽術娘子睡熟，鼾鼾有聲，輕輕偷出被外，走將起來，要去摸那朵那女。

世上傳有偷丫鬢十景，說得最妙道：

野狐聽冰 老僧入定 金蟬脫殼 滄浪濯足
回龍顧祖 漁翁撒網 伯牙撫琴 啞子廝打
瞎貓偷雞 放炮回營

看官，你道這十景各有次序。始初「野狐聽冰」者，那北路冬天河水結冰，客商要在冰上行走，先要看野狐腳蹤，方才依那狐腳而走，萬無一失。蓋野狐之性極疑，一邊在冰上走，將耳細細聽著冰下，若下面稍有響聲，便不敢走。所以那偷丫鬢的，先審察妻子睡熟也不睡熟。若果睡熟了，輕輕披衣而起，坐將起來，就如老僧打坐一般，坐了一會，方才揭開那被，將身子鑽將出來，是名「金蟬脫殼」。然後坐在牀上，將兩足垂下，是名「滄浪濯足」。「滄浪濯足」之後，還恐怕妻子忽然睡醒，還要回轉頭來探聽消息，是名「回龍顧祖」。黑地摸天，用兩手相探而前，如「漁翁撒網」相似。不知那丫鬢睡在頭東頭西，如「伯牙撫琴」一般。鑽入丫鬢被內，扯扯拽拽，是名「啞子廝打」。廝打之後，則「瞎貓偷雞」，死不放矣。事完而歸，只得假坐於馬桶之上，以出恭為名，是名「放炮回營」。話說這夜偉兀郎君要來偷這朵那女，輕輕的走到朵那女睡處，「伯牙撫琴」之後，正要鑽身入朵那女被內，怎知這朵那女是個尷尬之人，日日不脫衣裳而睡，卻又鐵心石腸，不近「風流」二字，並不要此等之事。若是一個略略知趣的，見家主來光顧，也便逆來順受了。誰料這朵那女是命犯孤辰寡宿的一般，一些趣也不知。偉兀郎君正要「啞子廝打」故事，怎當得這朵那女不近道理，卻一聲喊叫起來，驚得這偉兀郎君登時退步，急急鑽身上牀。忽術娘子從睡中驚醒，偉兀郎君一場掃興。當時有老儒陳最良一流人做幾句《四書》文法取笑道：

「兀郎君曰：「娶妻如之何？寧媚於灶。」朵那女曰：「其猶穿逾之盜也與，難矣哉！」

「兀郎君曰：「鑽穴隙相窺，古之人有行之者。」朵那女曰：「羞惡之心，如之何其可也！」

次日，忽術娘子悄悄審問朵那女道：「家主來尋你是好事，別人求之不得，你怎生反叫喊起來？」朵那女道：「俺心中不願作此等無廉恥之事，況且俺們也是父精母血所生，難道是天上掉下來的、地下長出來的、樹根頭塌出來的，怎生便做不得清清白白的好女人？定要人做話把，說是灶腳根頭、燒火 凳上、壁角落裡不長進的齷齪貨。俺定要爭這一口氣便罷！」因此忽術娘子一發喜歡，如同親生之女一般看待。

後來偉兀郎君做了荊南太守，與家眷同到任所。這朵那女料理內外，整整有條，忽術娘子盡數托他。不意偉兀郎君害起一場病來，這朵那女日夜湯藥伏事，頃刻不離。患了一年症候，朵那女辛苦伏事了一年。郎君將死，對忽術娘子道：「朵那女甚是難得，可嫁她一個好丈夫。」說畢而死。朵那女日夜痛哭，直哭得吐血。剝伶兒見家主已死，恐主母算計前日之事，又見朵那女一應家事都是他料理，恐怕在主母面前添言送語，罪責非輕，席捲了些金珠衣飾之類，一道煙走了。忽術娘子同朵那女扶柩而歸，來於杭州守孝，不在話下。

「兀郎君遺下一雙男女，忽術娘子照管自不必說，朵那女又分外愛護。忽術娘子見朵那女赤膽忠心，並無一毫差錯，遂把土庫鎖匙盡數交與朵那女照管，凡是金珠寶貨之類，一一點明交付。那偉兀氏原是大富之家，更兼做了一任荊南太守，連荊南的土地老兒和地皮一齊卷將回來，大的小的，粗的精的，盡都入其囊囊之中，便可開一個雜貨店相似。貪官污吏橫行如此，元朝安得不亡？有詩為證：

荊南太守實賢哉，和細和粗捲得來。

更有荊南老土地，一齊包裹也堪哀！

話說朵那女自從交付鎖匙之後，便睡在土庫這扇門，再也不離土庫這扇門。一日二更天氣，朵那女聽得牆邊有窸窣窸窣之聲，知是賊人掘牆而進，悄悄走起，招了兩個同伴的丫鬢，除下一扇大門放在牆洞邊，待那賊人鑽進一半身子，急忙把大門闔將下來，壓在這賊人身上，三個一齊著力，用力緊靠著那門，賊人動彈不得，一連掙了幾掙，竟被壓死。遂稟知主母，將燈火來一照，認得就是鄰舍張打狗。忽術娘子大驚道：「是鄰舍，怎生是好？」朵那女道：「俺有一計在此，叫做自收自放。」急忙取出一個大箱子，將這張打狗屍首放在箱子裡，外用一把鎖鎖上了，叫兩個小廝悄悄把這個箱子抬到張打狗門首，輕輕把他的門敲了幾下，竟自回家，悄悄閉門而睡，不做聲。那張打狗的妻子名為狗婆，見門前敲門，知得是狗公回來，開門而瞧，不見狗公，只見一個大箱在門首，知是狗公所偷之物，覺得肥膩，急忙用力就像母夜叉孫二娘抱武鬆的一般，拖扯而進，悄悄放在牀下。過了兩日，不見狗公回家，心裡有些疑心；打開箱子來一瞧，見是狗公屍首，吃了一驚，不敢聲張，只得叫狗伙計悄悄扛到山中燒化了。果是有智婦人賽過男子。有詩為證：

朵那膽量實堪誇，計賽陳平力有加。

若秉兵權持大纛，紅旗女將敢爭差。

話說朵那女用計除了此賊，連地方都得寧靜。此計真神鬼不知，做得伶伶俐俐，忽術娘子愈歎其奇。後來忽術娘子因苦痛丈夫，害了一場怯弱之病，接了許多醫人，再也醫不好。那些醫人並無天理之心，見那個醫人醫好了幾分，這個人走將來，便說那個醫人許多用藥不是之處，要自己一鼓而擒之，都將來塞在荷包裡；見那個人用暖藥，他偏用寒藥；見那個人用平藥，他偏用虎狼藥；不管病人死活，只要自己趁銀子。偉兀氏原是大富鄉宦之家，凡是醫人，無不垂涎，見他家來接，不勝欣幸之至。初始一個姓趙的來醫道：「我如今好造房子了。」又是一個姓錢的道：「我如今好婚男了。」又是一個姓孫的道：「我如今好嫁女了。」又是一個姓李的道：「我如今有棺材本了。」溫涼寒燥濕的藥一並並用，望聞問切一毫不知，君臣佐使全然不曉，王叔和的《脈訣》也不知是怎麼樣的，就是陳最良將《詩經》來按方用藥，「既見君子，云胡不瘳」，「之子於歸，言抹其馬」等方也全然不解。將這個忽術娘子弄得七顛八倒，一絲兩氣，漸漸危篤。這朵那女雖然聰明能事，卻不曾讀得女科《聖惠方》，勉強假充醫人不得。見病勢漸危，無可奈何，只得焚一炷香禱告天地，剪下一塊股肉下來，煎湯與娘子吃。那娘子已是幾日湯水不下咽，吃了這湯覺得有味，漸漸回生，果是誠心所感。有詩為證：

只見孝子割股，那曾義女割肉？

朵那直恁忠心，一片精誠禱祝。

話說這朵那女割股煎湯，救好了主母，並不在主母面前露一毫影響，連忽術娘子也還只道是醫藥之效，用千金厚禮謝了趙、

錢、孫、李四個醫人。那趙、錢、孫、李得了厚禮，自以為醫道之妙，揚揚得意，自不必說。

不覺光陰似箭，捻指間三年孝滿除靈，忽術娘子念郎君臨死之言，不可違背。那時朵那女已是二十三歲了。遂叫一個媒婆來，要與朵那女說親，嫁他一個好丈夫。雖然朵那女在家料理有餘，只當擎天的碧玉柱一般，忽術娘子甚是不捨得嫁他出去。爭奈這朵那女是個古怪之人，料得當日家主偷偷摸摸，尚且不肯承當，何況肯為以下之人，只當親生女兒一般，嫁他一個有體面的人去。正要叫人去尋媒婆來與他議親，朵那女得知了，堅執不要道：「俺生為偉兀氏家中之人，死為偉兀氏家中之鬼，斷不要嫁丈夫。況且家主已死，只得主母一人在家，正好陪伴終身，伏事主母，俺怎好拋撇而去？生則與主母同生，死則與主母同死。」發誓一生一世不願出嫁丈夫。忽術娘子道：「你既有主母之心，不願出嫁，我尋一個女婿入贅在家可好？」朵那女咬住牙管搖得頭落，只是不要丈夫。忽術娘子大笑道：「世上那裡有終身不願嫁丈夫的？俺眼裡沒有見。你休得說這話，誤了你終身大事。從來道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』，這是中國的孔夫子制定之禮，況且那石二姐是個石女兒，他的母親還說道：『是人家有個上和下睦，偏你石二姐沒個夫唱婦隨。』少不得也請了個有口齒的媒人『信使可復』，許了個大鼻子的女婿『器欲難量』。前日你不願隨你家主，想是你見他鼻子不大，心裡有輕薄之意，俺如今不免尋一個大大鼻子就像回國裡來的，與你作個對兒便罷。」朵那女堅執不願。忽術娘子道：「你休得口硬心腸軟，一時失口，明日難守青春。一時變卦，猛可裡要尋丈夫起來，俺急地沒處尋個大鼻頭與你作對。」說罷，大笑不住。此事傳聞開去，有人做只曲兒嘲笑道：

朵那女，生性偏，怎生不結丈夫緣。莫不是石二姐，行不得方和便？故意是女將男換。若

果是有那件的東西也，這烈火乾柴怎地瞞？

話說朵那女立定主意，斷然不要丈夫。那年二十五歲，是至正壬辰年，杭州潮水不波。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，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，蓋杭州是鬧潮，不鬧是其大變也。那時元朝君臣，安於淫佚昏亂，全憑賄賂衙門人役為主，官也分，吏也分，四方冤苦，民情不得上聞，以致紅巾賊起，殺人如麻，都以白蓮教倡亂，蘄、黃、徐、壽輝的賊黨率領數千人，攻破了昱嶺關，直殺到餘杭縣。七月初十日，杭州承平日久，一毫武備俱無，怎生抵敵？兼城中人都無數日之糧，先自鼎沸起來，被賊人乘機攻破了杭州城。賊將一支兵屯於明慶寺，一支兵屯於北關門妙行寺，假稱彌勒佛出世，眩惑眾人。三平章定定逃往嘉興，郎中脫脫，逃往江南，獨有浙省參政樊執敬投於天水橋而死，寶哥與妻子同投於西湖而死。賊兵搶掠府庫金帛一空。杭州城中鼎沸，其禍甚是慘酷。劉伯溫先生有《悲杭城歌》為證：

觀音渡口天狗落，北關門外塵沙惡。
健兒披髮走如風，女哭男啼撼城郭。
憶昔江頭十五州，錢塘富庶稱第一。
高門畫戟擁雄藩，豔舞清歌樂終日。
割殮進酒皆俊郎，呵叱閒人氣驕逸。
一朝奔迸各西東，玉斝金杯散蓬華。
清都太微天聽高，虎略龍韜緘石室。
長風夜吹血腥入，吳山浙河慘蕭瑟。
城上陣雲凝不飛，獨客無聲淚交溢。

話說那亂賊殺入杭州城，沿家搶擄過去，搶到偉兀氏家中，忽術娘子正要逃走，恰被亂賊一把拿住，背剪地綁在庭柱上，將那雪花也似鋼刀，放在忽術娘子項脖之上，只待下刀。合家丫鬟小廝都驚得魂不附體，四散逃走。內中閃出那個鐵錚錚不怕死的朵那女，趕上前一把抱住主母身體，願以身代主母之死。果是：

歲寒知松柏，國亂顯忠臣。

朵那女口口聲聲對那亂賊道：「將軍到此，不過是要錢財，何苦殺人？家中寶貝珠玉，盡是俺家掌管，主母一毫不知。將軍若赦主母之死，俺領將軍到庫中，將金珠寶玉盡數獻與將軍。」那些亂賊都一齊道：「講得有理，講得有理。」把忽術娘子即忙解了繩索，押著朵那女。朵那女領了亂賊到於庫中，將金珠寶玉任憑亂賊搬搶。那些亂賊一邊搬搶，又有數人見朵那女生得標緻，要姦淫朵那女。朵那女就奪過一把刀來，對亂賊大罵道：「俺主貴為荊南太守，我發誓不嫁丈夫，不適他姓，以盡俺一生忠孝之心。況你是何等樣人，俺肯從你？寧可自死，決不受辱！」說罷，便將刀要自刎。亂賊驚異，又因得了重寶，遂放舍而去。亂賊出得門，朵那女涕泣跪告主母道：「一庫寶貨都教俺掌管，為救主母，只得棄了財寶，以救主母之命。俺既失了財寶，負了主母教俺掌管之意，俺有何面目活在世上？斷然今日要死了。」忽術娘子大叫道：「物輕人重，怎生要死？」急急要奪住他的刀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朵那女已一刀自刎而死矣，鮮血淋漓，喉管俱斷。主母撫屍大哭不住，只得將好棺木盛殮。忽術娘子因吃了驚，又見朵那女殉節而亡，沒了這個心腹之人，好生痛苦，哭了一月，那怯弱病復發，遂吐血而亡。家中就將朵那女合葬於一處。義女殉節，他何曾讀《四書》上「虎兇出於柙，龜玉毀於櫝中」這兩句來，不知不覺率性而行，做將出來掀天揭地，真千古罕見之事，強似如今假讀書之人，受了朝廷大俸大祿，不肯仗節死難，做了負義賊臣，留與千古唾罵，看了這篇傳，豈不羞死。當時有詩一首，單贊此女妙處：

誰讀玄黃字，能知理道深。
守財殉死節，割股吁天心。
頸拼菘弘血，心同伯氏箴。
千秋應未隕，豈與俗浮沉？